

日漢對照  
有聲版

宮澤賢治

# 銀河鐵道之夜

魏雯 譯

中和出版  
OPEN PAGE  
中

# 永遠是個孩子

## 原原本本的世界

在日本的東北部，有一個叫做岩手縣的地方，那裡有着豐富的漁業資源，也是著名的稻米、肉牛、乳牛產地，是一個受到大自然恩惠的地方。100多年前的1896年，一個叫宮澤賢治的孩子在岩手縣的花卷呱呱墜地。他是家裡的第一個孩子，其父是當地淨土宗佛教團體的召集人，家裡是經營當舖和古裝店的，在當地算是相當富裕的家庭。

當時的日本文壇上，夏目漱石、森鷗外等文學巨匠正當紅，且正值日本兒童文學重要雜誌《赤鳥》的創刊與興盛期。宮澤賢治就生活在這樣一個文學興盛、大家輩出的時代。

賢治自小就是個熱愛大自然的孩子。他喜歡植物，喜歡昆蟲標本，喜歡採集礦石，並熱衷於製作標本。家鄉美麗的大自然成了他創作的源泉，日後大量出現在他的文學作品中。

賢治小學時成績優秀，但在那時的日本，家業是由長子繼承的，所以升中學時，祖父以繼承家業為由，反對他繼續求學，後來在父親的勸說下才得以升學。中學畢業後，父親想讓賢治繼承家業，但他厭惡經商，一心想繼續求學。

1909年，也就是賢治13歲那一年，他考入了盛岡中學，從中學時開始，他便開始了短歌的創作，陸續在校刊上發表短歌或小品文。後來去東京後，他開始熱衷於創作童話，以各種主題寫下了許多豐富的作品，創作了大量的童話，卻苦於沒有機會發表。1921年，他回到家鄉，接任了稗貫農業學校（現花卷農業高中）教師的工作，教授代數、英語、化學、作物、肥料、氣象和土壤等各個科目。身為農校教師的約4年時間也是賢治詩歌創作的高峰期，他生前出版的唯一一部詩集《春天與阿修羅》中的作品大多創作於這一時期。

但緊接着，賢治遭遇了精神上的重大打擊，那就是妹

妹敏子的離世。敏子才思聰慧，是賢治人生中為數不多的知音之一，是他信仰上的同伴。可惜敏子身患肺病，年紀輕輕便離開人世。在敏子去世當日，他悲慟萬分，提筆寫下了《永訣的早晨》《松針》《無聲慟哭》三首詩。這三首詩後皆被收入詩集《春天與阿修羅》中。其中《永訣的早晨》同《不畏風雨》一道，被譽為宮澤賢治詩歌中的傑作。

妹妹敏子去世後不久，賢治開始創作《銀河鐵道之夜》。1923年，他再次去了東京，將童話的原稿交給弟弟清六，託他交給《婦人畫報》，同年在《岩手每日新聞》上發表了《冰河鼠的皮毛》等多篇童話。賢治對自己的文學才能十分自信，他曾對友人發表豪言壯語，認為自己的童話若是出版，「會驚動文壇」。

宮澤賢治的童話是與眾不同的，既帶着強烈的幻想色彩，用獨特的語言表達營造出一種令孩子們着迷的故事世界，又跟普通的童話不同，有着深邃的思想和比較沉重的主題，大量運用自然的象徵物與情境，還飽含着對人和土地的關懷。

除了童話以外，詩歌也是宮澤賢治創作的體裁，關於賢治為何主要以這兩種體裁進行創作，日本著名評論家梅原猛如此評價：「賢治並非是因為寫不了小說才來寫

詩和童話的。他寫詩和童話是出自自己世界觀的必然。對他而言，動物、植物、山川顯然和人類一樣具有永恆的生命。而揭示這些生命的真相，沒有必要採取只描寫人類世界的小說這一形式……賢治並不想以童話來諷刺人類世界、改良人類世界，而是以童話揭示人類應該怎樣與動物等天地自然的生命立於親密的關係之上。」

賢治的文學博大精深，他知識廣博，愛好豐富，對哲學與宗教、科學與教育、礦物與地質、植物與農學有着很深的研究，他還愛好音樂，最喜愛貝多芬和巴赫等音樂家。他對於音樂的熱愛，也使得他能創作出《大提琴手高修》這樣的作品。這部作品後來被宮崎駿改編成了動畫片。詩人佐藤惣之助是這樣給賢治的詩集《春天與阿修羅》寫推薦詞的，「這詩集最令我驚豔，因為他的詩完全沒有詩壇一般使用的詞彙。不，連文學書上的任何一個詞彙都沒有。他用氣象學、礦物學、植物學、地質學寫詩。奇特、犀利、冷靜，無可比擬。是大正十三年度<sup>①</sup>最大的收穫。」

宮澤賢治的作品極為獨特，充滿了別樣的魅力。他語

---

① 即公元 1924 年。

感敏銳，作品中常常出現獨特的擬聲詞和擬態詞，使用自己獨創的比喻，還創造出人名地名，這成為宮澤賢治的一種獨特魅力。

但是，賢治的作品，大多發表在一些不起眼的雜誌上，並未獲得文壇的關注。而且，他的大部分投稿皆遭到了拒絕。1924年4月，他出版了《春天和阿修羅》，同年12月出版童話集《要求多多的餐館》。這兩部作品是他生前出版的唯一一部詩集和唯一一部童話集，而且都是其自籌費用出版的。據說童話集初版僅發行了1000部，印刷後無人問津，賢治只得向父親借錢回購了幾百本。

## 不畏風雨

1926年，宮澤賢治的生活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也就是在那一年，他辭去教職，在花卷市郊開始了獨居的生活。白天他去附近開墾農田，栽培蔬菜，種植花卉，夜晚便讀書，寫詩，與音樂為伴。那一年的夏天，他創辦了私塾性質的「羅須地人協會」，指導農民種田，為農民提供幫助，開始實踐「不畏風雨」的生活，一心只為奉獻。他不僅想要改變他們的物質生活，還想將他們從日本鄉村的貧

困、愚昧中拉出來，讓他們獲得精神上的自由與富足。他獨自一人在羅須地人協會奮鬥着，每日都在過度辛勞中度日。他為農民舉辦音樂會，教他們音樂，組建農民樂團，為孩子們辦童話朗讀會，排練童話劇等等。正如他在《銀河鐵道之夜》中反覆提到的那個「燃燒」自己、照亮別人的天蠟一般，他自己也正是為了別人燃燒着自己，直至生命最後一刻。

就這樣，賢治不斷奉獻着自我，近乎愚鈍、笨拙地活着。在他後期創作的童話中，也常常出現這樣「笨拙」的人物，但這些人物只是表面的笨拙，實際上是內心追求「真正的幸福」的人，是尋找「真正的道路」的人。正如《銀河鐵道之夜》裡的捕鳥人，為了救別人而落水的康帕內拉一樣。賢治的作品與他本身的人格，與他信奉的信仰是密不可分的。事實上，信仰、文學、農業，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三個主題。而且「捨己為人」這一主題不僅限於人，而是包括世間所有的生命。賢治相信一切生命的平等、崇高與自我奉獻，如《信件》裡那個可以呼風喚雨，卻捨棄自己的能力而被獵人捕獲，最終成了佛的龍。

《春天與阿修羅》是他最重要的詩集，書中一共收錄了70首作品，而最有名的作品是《不畏風雨》和《永訣的早

晨》。對於這部作品，宮澤賢治不以「詩集」稱之，而是在書封顯著位置標註了「心象素描」幾個字。「心象素描」是宮澤賢治獨創的概念。關於這一點，宮澤賢治研究者、哲學家谷川徹三如此評價：「如在『心象素描』之前創作的那些短歌（和歌）以及後來的文言詩所顯示的那樣，對賢治而言，古典的形式是駕輕就熟的。之所以未採用那樣的形式，是因為他要捕捉的是若不用『心象素描』的形式就無法捕捉的東西。並且他的確捕捉到了。」

宮澤賢治的人生原本是可以平平穩穩的，做家裡的接班人，過富裕的生活，而他卻選擇了一條極為艱難的道路，在風吹雨打中度日，始終辛勞潦倒。1933年，他因突發急性肺炎去世，年僅37歲。在臨終前，他仍惦念着自己的作品。他將自己的文稿託付給了弟弟清六：「我把我的原稿留給你，如果有哪家書店找來，想要出版的話，哪怕是再小的書店都沒關係，交給他們出版。如果沒有的話就算了。」

他一直探求着「真正的道路」。在《不畏風雨》中，宮澤賢治描寫出一個他追求的理想世界，是一個所有人都能一直平靜、和睦生活的世界，他嚮往的，是一個沒有「憤怒」與「爭執」的世界，這便是宮澤賢治的理想。

## 銀河中的那顆星

在賢治創作的童話中，《銀河鐵道之夜》是一個與眾不同的存在。他最初是用鉛筆從「半人馬座之夜」的地方寫起的，這部分被稱作「第一稿」，但最終只留下了最後的部分，在第二稿、第三稿和第四稿裡都能看到。之後又用黑墨水進行了一次加工，然後又用藍墨水進行了謄寫，這就成了「第二稿」。據研究者推測，第一稿、第二稿的成稿時間大約在 1924 年的秋天。過了一兩年，他用鉛筆進行了大幅修改，之後用墨水謄寫了一部分，然後又用鉛筆進行修改，成就了「第三稿」。第三稿與前面兩稿有幾處大的不同。最後他用黑色墨水進行刪除，追加了最初的開頭部分，然後又重寫了最後的結尾部分，使作品有了大的改變。這便是最終的「第四稿」。因此，角川書店、筑摩書房等出版的《銀河鐵道之夜》的版本都各不相同。宮澤賢治一直在修改這部作品，直至生命最後一刻。這是他傾盡全力造就的作品，是他創造的一個世界。

宮澤賢治在生前籍籍無名，死後卻被譽為「日本的安徒生」，其作品被改編為動畫、電影等藝術作品，受到宮崎駿和安房直子等人的大力推崇。他的詩歌《不畏風雨》早

已成了國民皆知的詩歌，而他也成為「國民作家」，成為故鄉岩手縣一張亮眼的名片。

在童話集《要求多多的餐館》的序文中，他這樣寫道：

我們雖然沒有足夠的冰糖，卻能啜到清新潔淨的風，飲到清晨美好的桃色陽光。

而且，我常常在田地裡、在森林裡，看見破爛的衣服變成了最美麗的綾羅和鑲嵌着寶石的衣裳。

我，愛着這些純淨的食糧和衣裳。

我的這些故事，都是從森林裡、從原野中、從鐵道上、從彩虹上、從月光中得來的。

當我獨自一人，走在櫛樹林的青色黃昏裡，當我顫抖着，站在十一月的山風中，我總是情不自禁地懷着這樣的念頭，我總是覺得，這些故事都是真實的，我只是將它原原本本地記了下來。

所以，這些故事裡，或許有的對您有用，有的也沒甚麼用處，而我卻難以分別。故事裡也有些莫名其妙之處，而這些地方，連我自己也弄不明白。

可是，我是多麼希望，這些小故事中的點滴  
能成為您純淨的食糧啊！

這樣的文字，至今仍感動着我們。在他的文學創作中，我們能夠看到一個個奇思妙想的幻想世界，更能看到現實。請跟隨他的故事和文字，走進他的世界吧，一個創造於 100 多年前，卻將永遠繼續下去的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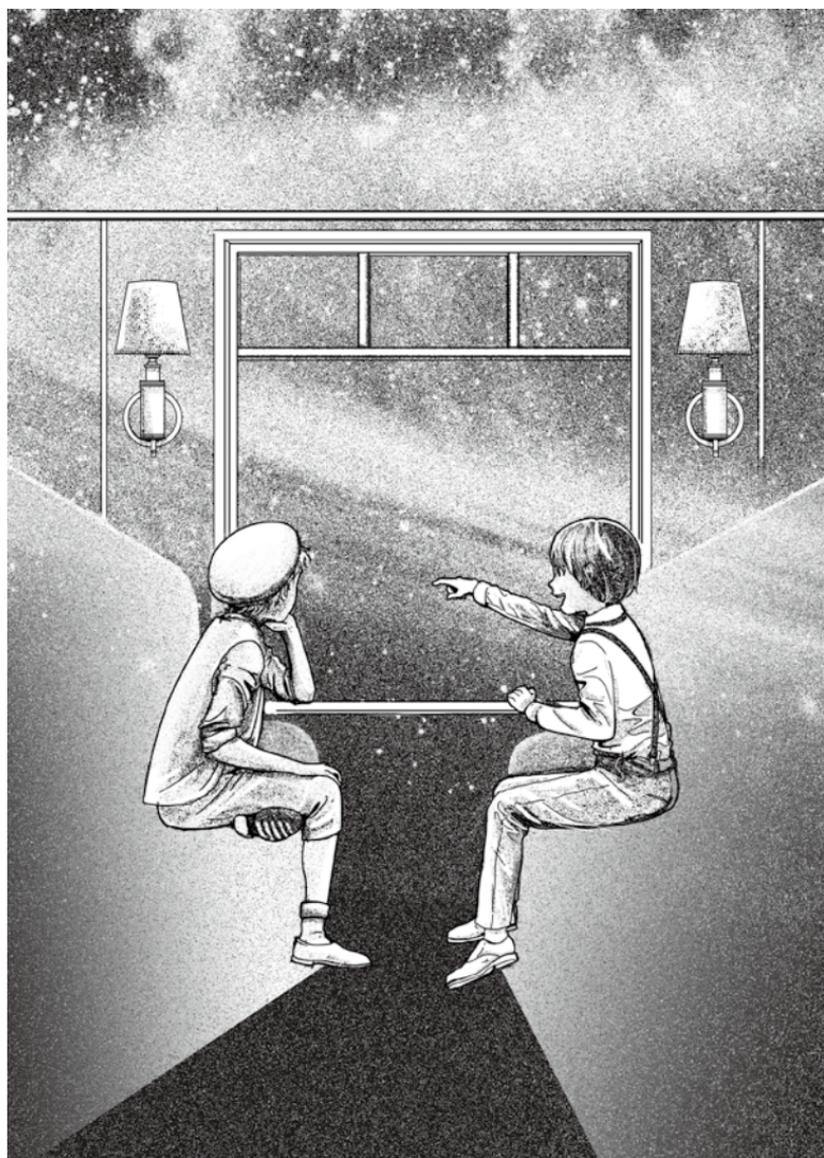
魏 雯

# 目次

- 一 午後の授業 002
- 一 下午的課堂 003
  
- 二 活版所 012
- 二 印刷廠 013
  
- 三 家 018
- 三 家 019
  
- 四 ケンタウル祭の夜 028
- 四 半人馬座節之夜 029
  
- 五 天気輪の柱 042
- 五 氣象輪柱 043
  
- 六 銀河ステーション 048
- 六 銀河站 049
  
- 七 北十字とプリオシン海岸 062
- 七 北十字星和上新世海岸 063
  
- 八 鳥を捕る人 080
- 八 捕鳥人 081
  
- 九 ジョバンニの切符 098
- 九 喬邦尼的車票 099



本書日語原文配有日籍播音員朗讀音頻，  
掃描 QR Code 即可免費獲取





## 一 下午的課堂

「那麼同學們，有人說它是條河，有人說它是乳汁流過後留下的痕跡，這白茫茫的東西究竟是甚麼，有人知道嗎？」黑板上掛着一張巨大的黑色星座圖，老師邊指着圖上從上到下的白茫茫的銀河帶，邊向大家提問。

康帕內拉舉起了手，接着又有四五個人舉起了手。喬邦尼本來也想舉手來着，卻又很快改了主意。雖然他曾在雜誌上讀到過，說那的確全都是星星，可最近這段日子，喬邦尼幾乎每天連在教室的時候都打瞌睡，既沒讀書的工夫，又沒可讀的書，所以總覺得好像不管甚麼都稀裡糊塗的。

のでした。

ところが先生は早くもそれを見つけたのでした。

「ジョバンニさん。あなたはわかっているのでしょうか。」

ジョバンニは勢いよく立ちあがりましたが、立ってみるともうはっきりとそれを答えることができないのでした。ザネリが前の席からふりかえって、ジョバンニを見てくすつとわらいました。ジョバンニはもうどぎまぎしてまっ赤になってしまいました。先生がまた言いました。

「大きな望遠鏡で銀河をよっく調べると銀河はだいた何でしょう。」

やっぱり星だとジョバンニは思いましたが、こんどもすぐに答えることができませんでした。

先生はしばらく困ったようすでしたが、眼をカムパネルラの方へ向けて、

「ではカムパネルラさん。」と名指しました。

するとあんなに元気に手をあげたカムパネルラが、やはりもじもじ立ち上がったままやはり答えができませんでした。

先生は意外なようにしばらくじっとカムパネルラを見ていましたが、急いで、

「では、よし。」と言いながら、自分で星図を指しました。

然而，老師卻一眼看了出來。

「喬邦尼同學，你應該知道答案吧？」

喬邦尼騰地一下站了起來，站起來後卻沒法回答清楚。扎內利從前排座位上扭過頭來，看了一眼喬邦尼，撲嗤一聲笑了。喬邦尼一下子慌了神，羞得面紅耳赤的。老師又開口問道：

「如果用大型望遠鏡來仔細觀察，那這銀河又是甚麼呢？」

喬邦尼心想：「應該還是星星吧。」可這回還是沒能馬上回答出來。

老師像是有點為難，過了一會兒，他把目光移向康帕內拉，點名道：「康帕內拉同學，你來回答。」

結果，康帕內拉剛才舉手的時候還那麼神氣，站起身的時候卻也扭扭捏捏的，同樣甚麼都沒能回答上來。

老師像是覺得有些意外，就這麼盯着康帕內拉看了一會兒，才趕緊說了聲：「好吧。」他邊說邊自己指向星座圖，「如果用大型望遠鏡來觀察這白茫茫的銀河，就



會看見無數顆小星星。喬邦尼同學，是這樣的吧？」

喬邦尼滿臉通紅地點了點頭。可不知甚麼時候，他的眼眶裡已經噙滿了淚水。是的，我分明是知道的。康帕內拉自然也知道。因為我們曾一塊兒在康帕內拉的博士爸爸家，在雜誌上讀到過呢。不光如此，康帕內拉讀了那本雜誌後，還立馬從爸爸的書房裡捧來一本巨大的書，翻到了銀河那一頁。那一頁上有一張美麗的照片，在一片漆黑的背景上，佈滿了白色的點。我倆就這樣看了好久好久呢。這件事康帕內拉是肯定不會忘的。他沒有馬上回答老師的問題，是因為最近這些日子，我早上和下午都得幹活兒，辛苦得不得了，到了學校也沒精神和大家玩兒，也顧不上和康帕內拉說話。康帕內拉把這些都看在眼裡，覺得我可憐，才故意不回答的。越是這麼想，喬邦尼越是覺得自己和康帕內拉都很可憐。

老師又開口說道：

「所以，要是我們把銀河看作一條真正的河流，那

るなら、その一つ一つの小さな星はみんなその川のそのこの  
すな じゃり つぶ にもあたるわけです。またこれを大きな乳の  
なが かんが あま がわ に  
流れと考えるなら、もっと天の川とよく似ています。つ  
まりその星はみな、乳のなかにまるで細かにうかんでいる  
あぶら たま  
脂油の球にもあたるのです。そんなら何がその川の水にあ  
たるかと言いますと、それは真空という光をある速さで伝  
えるもので、太陽や地球もやっぱりそのなかに浮かんでい  
るのです。つまりは私どもも天の川の水のなかに棲んで  
いるわけです。そしてその天の川の水のなかから四方を見  
ると、ちょうど水が深いほど青く見えるように、天の川の  
そこ ふか とお ほし あつ み  
底の深く遠いところほど星がたくさん集まって見え、した  
がって白くぼんやり見えるのです。この模型をごらんなさ  
い。」

せんせい なか ひか すな おお りょう  
先生は中にたくさん光る砂のつぶのはいった大きな両  
めん とつ さ  
面の凸レンズを指しました。

あま がわ かたち  
「天の川の形はちょうどこんななのです。このいちい  
ちの光るつぶがみんな私どもの太陽と同じようにじぶん  
ひか ほし かんが わたし わたし たいよう  
で光っている星だと考えます。私どもの太陽がこのほぼ  
なか  
中ごろにあって地球がそのすぐ近くにあるとします。み  
なさんは夜にこのまん中に立ってこのレンズの中を見まわ  
すとしてごらんください。こっちの方はレンズが薄いのでわ

麼這一顆顆小星星就像是河底的沙和碎石子，而要是把它看作一條巨大的乳汁河，那麼就跟銀河更為相似了。也就是說，那些星星就像是密密麻麻浮在乳汁裡的油脂球。要是這樣，那甚麼相當於銀河裡的水呢？答案就是真空。在真空中，光能以一定速度傳播，太陽和地球就浮在其中。也就是說，我們都住在銀河的河水裡。要是站在這銀河的河水裡向四周望去，就好比越深的水看上去越藍那樣，銀河底部越深越遠的地方，聚集的星星越多，因此看上去也就是白茫茫的一片了。大家來看看這個模型。」

老師用手指向一面中間有許多發光沙粒的大型雙面凸透鏡，繼續說道：

「銀河剛好就是這個形狀。這一顆顆發光的顆粒和我們的太陽一樣，是一些自己會發光的星星。我們假定太陽大致在這中央，地球就在太陽的不遠處。請大家把現在想像成晚上，我們就站在這正中央，當我們環視這凸透鏡時，就會發現鏡片薄的這邊，只能看見少量的發光顆粒，也就是少量的星星。鏡片厚的這邊和這邊，

ずかの<sup>ひか</sup>光る<sup>つぶ</sup>粒すなわち<sup>ほし</sup>星しか<sup>み</sup>見えないでしょう。こっちや  
こっちの<sup>ほう</sup>方は<sup>あつ</sup>ガラスが<sup>ひか</sup>厚いので、<sup>つぶ</sup>光る<sup>ほし</sup>粒すなわち<sup>ほし</sup>星がたく  
さん<sup>み</sup>見えその<sup>とお</sup>遠いのは<sup>しろ</sup>ぼうっと<sup>み</sup>白く見えるという、これが  
つまり<sup>こん</sup>今日の<sup>ぎん</sup>銀河の<sup>せつ</sup>説なのです。そんならこの<sup>な</sup>レンズの  
<sup>お</sup>大きさが<sup>なか</sup>どれくらいあるか、またその<sup>ほし</sup>中の<sup>ほし</sup>さまさまの<sup>ほし</sup>星に  
ついてはもう<sup>じかん</sup>時間ですから、この<sup>つぎ</sup>次の<sup>り</sup>理科の<sup>じかん</sup>時間にお<sup>はなし</sup>話  
します。では今日はその<sup>ぎん</sup>銀河のお<sup>まつ</sup>祭りなのですから、みなさ  
んは<sup>そと</sup>外へでてよくそらをごらんください。ではここまでです。  
<sup>ほん</sup>本やノートをおしまいなさい。」

そして<sup>きょうしつ</sup>教室じゅうは<sup>つくえ</sup>しばらく<sup>ふた</sup>机の蓋をあけたりしめ  
たり<sup>ほん</sup>本を<sup>かさ</sup>重ねたりする<sup>おと</sup>音がいっぱいでしたが、まもなくみ  
んなは<sup>た</sup>きちんと<sup>れい</sup>立って<sup>きょうしつ</sup>礼を<sup>で</sup>すると<sup>きょうしつ</sup>教室を出ました。

能看見大量發光的顆粒，也就是大量的星星，遠處的看上去就是白茫茫的一片。這就是現如今我們對銀河的解釋了。那麼，這個凸透鏡究竟有多大？裡面的各種星星又是怎樣的？快到下課時間了，下堂理科課我們再討論吧。今天是銀河節，大家都到外面去好好觀察星空吧。今天的課就上到這裡。同學們，把書和筆記本收起來吧。」

接着，教室裡響起了開關書桌蓋和整理書本的聲音。過了一會兒，大家都齊刷刷地站起來行了個禮，離開了教室。

## に 二 活版所

ジョバンニが学校の門を出るとき、同じ組の七、八人は家へ帰らずカムパネルラをまん中にして校庭の隅の桜の木のところを集まっていた。それはこんやの星祭りに青いあかりをこしらえて川へ流す烏瓜を取りに行く相談らしかったのです。

けれどもジョバンニは手を大きく振ってどしどし学校の門を出て来ました。すると町の家々ではこんやの銀河の祭りにいちいの葉の玉をつるしたり、ひのきの枝にあかりをつけたり、いろいろしたくをしているのでした。

家へは帰らずジョバンニが町を三つ曲がってある大きな活版所にはいって靴をぬいで上がりますと、突き当たりの大きな扉をあけました。中にはまだ昼なのに電燈がつ

## 二 印刷廠

喬邦尼走出學校大門的時候，有七八個沒回家的同班同學，正圍着康帕內拉聚在校園一角的櫻花樹下。他們好像是在商量今天晚上星星節的事兒，說是要去摘王瓜，做成綠色的燈去河邊放。

可喬邦尼跟大家伙兒揮了揮手後，便從學校大門口離開了。鎮上挨家挨戶都正忙着為今晚的銀河節做準備，比如掛上紫衫葉球啦，在絲柏枝上掛彩燈甚麼的。

喬邦尼沒有回家，他拐過三個街角，走進一家大型印刷廠，脫下鞋子進入房間，推開了房間盡頭的那扇大門。雖然太陽還沒落山，屋裡卻亮着燈，好多台輪轉印

いて、たくさんの<sup>りんてん き</sup>輪転機がばたりばたりとまわり、きれで  
<sup>あたま</sup>頭をしばったりラムプシェードをかけたりした人<sup>ひと</sup>たちが、  
<sup>なに</sup>何か<sup>うた</sup>歌うように<sup>よ</sup>読んだり<sup>かぞ</sup>数えたりしながらたくさん<sup>はたら</sup>働いて  
 しておりました。

ジョバンニはすぐ<sup>いりぐち</sup>入口から<sup>さんばん め たか テーブル</sup>三番目の高い卓子にすわっ  
 た人<sup>ひと</sup>の<sup>ところ</sup>所へ<sup>い</sup>行っておじぎを<sup>ひと</sup>しました。その人<sup>ひと</sup>はしばらく  
<sup>たな</sup>棚をさがしてから、

「これだけ<sup>ひろ</sup>拾って<sup>い</sup>行けるかね。」と言<sup>い</sup>いながら、一枚<sup>いちまい</sup>の紙<sup>かみ</sup>  
<sup>き</sup>切れを<sup>わた</sup>渡しました。ジョバンニはその人<sup>ひと</sup>の<sup>テーブル</sup>卓子<sup>あし</sup>の<sup>あし</sup>足もとか  
<sup>ひと</sup>ら<sup>ちい</sup>一つの<sup>ちい</sup>小さな<sup>ひら</sup>平たい<sup>はこ</sup>函を<sup>む</sup>とりだして<sup>む</sup>向<sup>でんとう</sup>こうの<sup>でんとう</sup>電燈<sup>でんとう</sup>の<sup>た</sup>たく  
 さん<sup>つ</sup>ついた、たて<sup>か</sup>かけてある<sup>かべ</sup>壁<sup>すみ</sup>の<sup>ところ</sup>隅<sup>ところ</sup>の<sup>こ</sup>所<sup>こ</sup>へ<sup>こ</sup>しやが<sup>こ</sup>み<sup>こ</sup>込む  
<sup>ちい</sup>と、<sup>ちい</sup>小さな<sup>あわつ</sup>ピンセット<sup>あわつ</sup>で<sup>あわつ</sup>まるで<sup>あわつ</sup>粟粒<sup>あわつ</sup>ぐ<sup>あわつ</sup>らいの<sup>あわつ</sup>活字<sup>あわつ</sup>を<sup>あわつ</sup>次<sup>あわつ</sup>から  
<sup>あわつ</sup>次<sup>あわつ</sup>へと<sup>あわつ</sup>拾<sup>あわつ</sup>いはじめ<sup>あわつ</sup>ました。青<sup>あお</sup>い<sup>あわつ</sup>胸<sup>あわつ</sup>あて<sup>あわつ</sup>をした<sup>あわつ</sup>人<sup>あわつ</sup>が<sup>あわつ</sup>ジョバン  
 ニの<sup>あわつ</sup>う<sup>あわつ</sup>しろ<sup>あわつ</sup>を<sup>あわつ</sup>通<sup>あわつ</sup>り<sup>あわつ</sup>なが<sup>あわつ</sup>ら、

「よう、虫<sup>むし</sup>めが<sup>く</sup>ね<sup>く</sup>君<sup>く</sup>、お<sup>は</sup>早<sup>は</sup>う。」と言<sup>い</sup>いますと、近<sup>ちか</sup>くの<sup>し</sup>四<sup>し</sup>、  
<sup>ごにん</sup>五<sup>ご</sup>人<sup>ご</sup>の人<sup>ご</sup>たちが<sup>ご</sup>声<sup>ご</sup>も<sup>ご</sup>た<sup>ご</sup>て<sup>ご</sup>ず<sup>ご</sup>こ<sup>ご</sup>っ<sup>ご</sup>ち<sup>ご</sup>も<sup>ご</sup>向<sup>む</sup>か<sup>む</sup>ず<sup>む</sup>に<sup>む</sup>冷<sup>つめ</sup>たく<sup>つめ</sup>わ<sup>つめ</sup>ら<sup>つめ</sup>い  
 ました。

ジョバンニは何<sup>なん</sup>べんも<sup>なん</sup>眼<sup>め</sup>を<sup>め</sup>ぬ<sup>め</sup>ぐ<sup>め</sup>い<sup>め</sup>ながら<sup>め</sup>活<sup>かつ</sup>字<sup>じ</sup>を<sup>かつ</sup>だ<sup>じ</sup>んだ  
 ん<sup>かつ</sup>ひ<sup>じ</sup>ろ<sup>じ</sup>い<sup>じ</sup>ました。

<sup>ろくじ</sup>六<sup>ろく</sup>時<sup>じ</sup>が<sup>ろく</sup>う<sup>ろく</sup>っ<sup>ろく</sup>て<sup>ろく</sup>しば<sup>ろく</sup>ら<sup>ろく</sup>く<sup>ろく</sup>た<sup>ろく</sup>つ<sup>ろく</sup>た<sup>ろく</sup>ころ、<sup>ろく</sup>ジョバンニ<sup>ろく</sup>は<sup>ろく</sup>拾<sup>ろく</sup>つ<sup>ろく</sup>た  
<sup>かつじ</sup>活<sup>かつ</sup>字<sup>じ</sup>を<sup>かつ</sup>い<sup>かつ</sup>っぱ<sup>かつ</sup>い<sup>かつ</sup>に<sup>かつ</sup>入<sup>かつ</sup>れた<sup>かつ</sup>平<sup>ひら</sup>たい<sup>ひら</sup>箱<sup>はこ</sup>を<sup>はこ</sup>も<sup>はこ</sup>う<sup>はこ</sup>い<sup>はこ</sup>ち<sup>はこ</sup>ど<sup>はこ</sup>手<sup>て</sup>にも<sup>て</sup>つ<sup>て</sup>た

刷機正吧嗒吧嗒地轉動着，屋子裡有不少人正來回忙碌着，他們有的頭上紮着布巾，有的戴着遮光鏡，一邊唱歌似的一邊數着念着甚麼。

喬邦尼來到門口跟前的第三張高桌子前，朝坐在桌旁的那個人行了個禮。那人在架子上找了一會兒，遞來一張紙，說道：「這些能幹完吧？」喬邦尼從那張桌子腳下抽出一個小扁盒，走到對面亮着許多燈的地方，找了個牆角蹲了下去。他拿起一把小鑷子，開始把小米粒大小的鉛字挨個兒撿起來。一個胸口貼了張藍色護胸布的人從他身後走過，隨口說了一句：「喲，小放大鏡，早啊。」話音剛落，周圍的四五個人就不出聲地冷冷笑了，連臉都沒有轉過來。

喬邦尼不停地撿着鉛字，揉了好幾回眼睛。

六點剛過沒多久，喬邦尼把滿滿一盒排好的鉛字，再次和手裡的那張紙對照了一遍，又拿到先前的那張桌

紙かみきれと引ひき合あわせてから、ささっきの卓テーブル子ひとの人もへ持もって来きました。その人ひとは黙だまってそれうを受け取とってかすかかにうなずずきました。

ジョバンニはおじぎをとびらすると扉けいさんだいをあけて計けい算さん台だいのところにき来きました。すると白しろ服ふくをき着ひとた人ひとがややっぱりだだままって小ちいさな銀ぎん貨かをひと一ひとつジョバンニに渡わたしました。ジョバンニはにわかかに顔かおいろがよいくせいなだいだいって威い勢せいよよくおおじじぎをとすると、台だいのした下おに置かいた靴かばんをとももつておおももてへ飛とびだだしました。それそれかから元げん気きよよく口くち笛ぶえをふ吹ふきやなよがよららパン屋やへ寄よつてパンかたまりの塊かたまりをか一ひとつと角かく砂ざ糖とうをひと一ひと袋ふくろ買かいはししますといちもくはしさんはしに走はしりだだししました。

子旁邊去了。桌旁的那人默默接過了盒子，輕輕點了點頭。

喬邦尼鞠了一躬，推開門來到了結賬台。一個身穿白衣的人也還是一聲不響地遞來一個小小的銀幣。喬邦尼整個人一下子精神起來，使勁兒朝着那個人行了個禮，拿起擱在台下的包往大門外奔去。接着，他精氣神兒十足地吹着口哨去了趟麵包店，買了一袋麵包和一袋方糖後，一溜煙兒地跑走了。